

朔梅散文选

汤朔梅 —— 著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朔梅散文选

汤朔梅——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朔梅散文选 / 汤朔梅著. —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5675-6757-3

I. ①朔… II. ①汤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3461 号

朔梅散文选

著 者 汤朔梅
策划编辑 阮光页
审读编辑 李玮慧
责任校对 王丽平
装帧设计 卢晓红

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网 店 <http://hdsdch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

印 张 16.25

字 数 249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6757-3/I·1725

定 价 45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谨以此献给：

正在消逝的原乡，和这片土地上
最后的农民。

目录

第一辑

原乡记忆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拾穗者的背影 / 3 | 寂寞江河 / 53 |
| 一棵会走动的树 / 5 | 家堂与神主牌 / 55 |
| 生命的交响曲 / 9 | 最后的农妇 / 60 |
| 菜花黄时塘鳢肥 / 11 | 敬畏粮食 / 65 |
| 何日见彩虹 / 14 | 农家茶香 / 68 |
| 戳鱼 / 17 | 想起老课本 / 71 |
| 竹园夏梦 / 21 | 走过梅雨季 / 75 |
| 胎记 / 25 | 故乡的河 / 83 |
| 回乡之路 / 27 | 柘林香市 / 85 |
|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/ 30 | 浴花 / 87 |
| 西风响,蟹脚痒 / 33 | 桥的旋律 / 89 |
| 拉链的队伍开过来 / 36 | 槿树花开 / 91 |
| 燕儿燕儿往哪飞 / 42 | 乌鹊 / 94 |
| 正月十五话“紫姑” / 44 | 最忆河工隆冬时 / 97 |
| 蚯蚓在歌唱 / 46 | 岱山人部落 / 103 |
| 黄连与黄连树 / 49 | 年有味道吗? / 107 |
| | 幸福密码 / 109 |

第二辑

浮生感悟

世界大了,母亲小了 / 115

想起那只雪豹 / 117

在静处听自己心跳 / 120

此岸,彼岸 / 124

满江红 / 126

你从哪里来 / 128

鸽子的命运 / 133

去海边发呆 / 135

啊!野蔷薇 / 137

萤火虫之舞 / 138

老屋旧事 / 141

麻雀 / 143

乡村四月孵小鸡 / 146

牛赋 / 150

秋天的意象 / 153

家,落地生根的地方 / 155

第三辑

故土人物

记忆的起点 / 163

阿二的麦钓船 / 166

元旦,太阳真好 / 169

红蜻蜓,白蝴蝶 / 172

阿希的船 / 182

土方郎中 / 189

土工 / 193

青桑叶,紫桑葚 / 197

当时只道是寻常 / 201

爆米花 / 212

守望岁月 / 216

夏天过去了 / 218

怀乡 / 225

慈善,阳光般温暖 / 228

看门者张雷 / 232

祖母二三事 / 236

送别 / 238

五匠的式微 / 241

空场 / 245

他日相呼 / 248

后记 / 251

原乡记忆

第一辑



秋收季节近了，郊原的田野里，处处俯仰着忙碌的收割者。

他们坚实的脚步，踩在田塍上，匆忙而有节奏；他们吆喝牛的声音，充满力度而自信；眉眼间洋溢着对生活的满足，对未来的憧憬。

一望无涯的田野，风推起重重厚实的稻浪，一层层朝你涌过来。你的肺叶里霎时会装满了让人踏实的稻香。

似乎一夜间，在清朗的月光下，打谷场上，田埂上，到处堆满了岗尖岗尖的稻垛，像一座座稳固的金字塔。

要不了几天，拥挤而喧腾的田野，被打理得干干净净。只剩得鸽哨回荡在蓝天白云间，令人遐想。

星斗寥落的霜晨，一拨拨拾穗者，伴着白露为霜的寒意出发了。她们几乎都是清一色妇女。头上罩着上海郊区妇女特有的花格土布头巾，腰里束着布袋，肩上随意地搭着另一个布袋。她们踩着薄薄的霜花，说笑着走向田野。不一会儿，晨曦微茫的田畴间，晃动起拾穗者的背影。

那时，粮食金贵，人们的口号是“颗粒归仓”。农民们年复一年地种地打粮，历史沉淀下来的饿肚子的经历，使他们对粮食更有着特殊的情感。辛苦一年的他们，除留下够一家老小吃的口粮外，其余的，都上交了公粮。一个家庭，如果小孩子多，口粮往往不够吃。这样，如果运气好，女人们一天辛苦下来，也能拾得三五斤的谷穗，聊作粮食缺口的补差。

我村的李家姆妈要数最积极的拾穗者了。她家比肩接踵有五个小孩儿，嗷嗷待哺；上有公婆长年卧病，常在床褥，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了。

每到这个季节的清晨，鸪鹑还在我的睡梦中鸣叫时，就听母亲一骨碌起身，念叨说：“唷！睡过头了，李家姆妈就要来了。”

蒙眬中，木窗被轻轻地敲了几下，随后是李家姆妈压低的嗓音。随着老门臼矜持的“吱呀”，尔后是她们渐渐远去的说笑声。那笑声爽朗而乐观，感染成微红的晨曦。我们的梦，也因之而格外香甜。

李家的贫困是村里皆知的。要操持好这一家子，李家姆妈真不易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背有点驼，头发有些枯黄，一脸的农村人的质朴慈祥。成年罩着一块头巾，那布花袋是从不离身的。走起路来，头一直低着，

只要有用的东西，她都捡起来，放进袋里。她的背，也许就是这样累成的。

李家姆妈她年轻过吗？我有时曾这样想。

她们质朴的身影融入同样质朴的田野，我们的母亲们在为自己的家庭，捡拾温暖的生活。

她们的腰已习惯了弯着。她们羸弱的肩背为孩子们的童年，撑起一片灿烂的天空。

她们也会累的。有时累了就直起身子，捶捶后腰，眺望远处。似乎在问：生活是这样的吗？但她们也许永远也不会再挺直了。

这样的日子似乎不长，后来，拾穗也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，被阉割了。不难想象，李家姆妈的日子将是更为艰难。

但李家姆妈真有办法。当无奈的冬天来临时，她叫我母亲同去市郊的蔬菜田，在那里挖卷心菜的根。那卷心菜根削去厚厚的皮，露出翠翠的心。那是可以生吃的。自那时候起，我才知道卷心菜的根是甜的。

母亲说：那菜根之所以甜，是因为它经过了霜打。

为什么经过了霜打就甜呢？带着许多搞不明白的问号，我慢慢长大着。

又过了好些年，开了三中全会了，再后来，就分田到户了。

有一次，我回老家。李家姆妈驼着背在自己的场地上翻着谷子。她的头发白了，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。她感慨地说：自打分田后，我家才算吃饱肚皮。

前些日子，我回老家。父母都老了，话自然也多，老提以前的事。因为正是收割季节，自然提起李家姆妈。

母亲说，李家姆妈背更驼了，儿女们都出道了，她也享受了镇保，说得上是衣食无忧。可她还是改不了老习惯，还常常去拾穗。现在，土地都征用搞开发了，稻田就更少了，到哪去拾？为此，她要走上好几里地呢！

我默然想，像她那样的老人，对土地与粮食的感情是融化在血液里的，恐怕今生今世是难以割舍得下的。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呢？

现在，每当看到米勒的油画《拾穗者》，我会油然想到李家姆妈这一代农民；想起那艰难岁月里，支撑起每个普通家庭的平凡的拾穗者。

那其实是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朴实而伟大的精神。

发表于2009年2月16日《文汇报》

谁曾见过会走动的树呢？

可爷爷曾指着屋后的老楝树说：这是棵会走动的树。

那时，我才半大的屁孩，见过乡场上奔跑的鸡鸭，碌子石上慢慢移动的蜗牛，绿原上缓过的白帆。也见过从树上掉下来的枯叶，被风推搡着小步疾走，抑或又忙兜兜地折回来，像一个赶着下地的乡下老太，回家取忘了的镰刀、头巾似的。可从未见过走动的树。如果看到有一棵树在走，其惊骇该怎样呢？

爷爷说，他小时候，那棵老楝树是站在塘坨靠田埂一侧的，而现在却到塘坨临河的一边了。这不是在走动又是什么呢？

爷爷小时候？那时我们在哪里？我将信将疑地抬头仰望楝树的树冠：棉朵似肥厚的白云，从树的一侧侃侃地移过来，被密匝匝的枝叶遮住，一会儿又恹恹着从树冠的另一端走出。那是树在走吗？可树，依然站在老地方。

既然爷爷这么说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就像夏夜里，看到一颗流星划过天宇，爷爷会叹惋说：又有一个人老死了。结果，第二天就传来隔壁队里阿德父亲的死讯。莫非那棵树是趁着夜色偷偷地走动呢！就像我小时候在家待得无聊，想出门玩儿，可大人却不许。于是就贴着墙壁慢慢向门口移动，趁大人稍不留神，一忽儿溜之大吉一般。

我一度曾特别留意楝树走动的事，每天早晨专门去树下撒尿，乃至那地方被太阳一烤，有一股臊味。可楝树还是矗在老地方。

那是怎样的一棵老树呢？你想想，它是看着爷爷从一个撅着鸡鸡的顽童，变成一个冬天戴着毡帽，围着作裙的老头的。它的年龄该有多大？

那楝树真是树中的老头了，不但一点也不挺拔，而且还显得老态龙钟。像它这么高大的树，应该配一顶宽大而体面的华冠才是。可它的树冠只剩下偏向临水的一边，像个歪头胡似的梗着。树冠也就半个牛车棚那么大。它的枝条也不像柳树、女贞树那么婀娜，而是僵硬地戳着，直直地站在那里，活像一个剃了板刷头的倔老头。

那楝树自根部而上一人高处，有一道裂痕。爷爷说，那是当年东洋人的炸弹给扔的。那天，两架贴着膏药旗的飞机，大马蜂似的“嗡嗡”打

转。东洋人估计华盖般的树冠下一定躲着人，便下了两个弹。一颗掉在河中央，炸起的水柱，将小鱼小虾抛撒到两岸；另一颗弹直冲树冠而下，在削去靠岸一侧的枝干后，贴着树干往下刨出一道很深的槽。可那弹没炸开，一直钻入地下。楝树下躲了许多村民，阿毛就此吓傻了，整日疯疯癫癫的，没活过二十岁。第二年，那楝树不长新叶，人们以为它会死了的。可后来，楝树的伤口处分泌出黏性的树胶。伤口渐渐地弥合了，只是从未平复，宛若一条飞天蜈蚣。季风来临时，胳膊般粗的枝条，冷不丁地被吹折下来，惊起在树下淘沙的鸡鸭。不知何年，枯瘦的枝条上又长出了稀疏的叶子，仲夏时开出暗红色的细花，结出豌豆似的楝实。但那楝实来不及长足就哑了，从树上掉下来，鸡鸭都不食。

那也是爷爷说的，我都信。只是未见楝树走路。我想，你就走一步让我看看吧，哪怕很小很小的一步。难道你真的老得不能走动了吗？

而当我到了会搓草绳，挽起绳圈，尺蠖般攀上树冠的年龄时，楝树早已结得楝实累了。那楝实形似青橄榄而小，味苦涩。大人说，吃了楝实会成哑巴。隔壁队的王哑子就是小时候吃了楝实，而整天嗷嗷着乱叫傻笑。菜花蜡黄的季节，专门追赶穿花衣裳的大姑娘。我们自然不敢吃，只是摘它作子弹，用弹弓弹射麻雀、黄鹌鸟什么的。楝树的枝条生脆，大人唯恐我们掉下来摔折手脚，就吓唬说树洞里有一条大青蛇，专吃小孩。上面倒是有一个洞的，但从没见过什么蛇。我们出于好奇，壮着胆，贴着洞口侧耳倾听。洞内传来幽邃的啁啾声。那是楝树胸腔里的郁闷呢，还是发自大地深处的喧响？

我们习惯了坐在树冠丛中，听高处喜鹊雏鸟的呱啦，看河道里悠悠来往的船只：农夫不紧不慢地将河泥舀入舱内；穿戴得大红大绿的船姑，将捕鱼的网船摇得飞快；拖着送公粮船队的机器船，吃力地“突突”着，溯流而上。那机器船驶过后的浪涌，舔舐得两滩的芦苇、茭柴惬意地沙沙作响，久久未尽。

有一年春夏，我沿着灭螺带钓青蛙，冷不丁被什么绊了个踉跄。一瞧，原来是楝树的一截根茎，像翘着的二郎腿。我抬头仰望，只见楝树的伤口像眯缝的老眼，枝条间发出暗哑的“咯咯”声。它活脱一个老顽童似的。我疑心它是故意绊的。

再仔细寻觅，发现楝树的几只脚趾已蘸着了水面，像在试水温。原本它离河滩还有两三拃，可现在大半的根茎居然已站在浅滩里了。

懵然间，我又想起爷爷说的楝树会走动的事。不过，它是何时走到水边的呢？它为什么要去水边呢？是纳凉吗？是口渴吗？

也许它还是一颗种子的时候就怀揣一个梦想，要在河岸的阳面生长开花，那里即使冬天也阳光充足。结果当一只善解人意的白头翁要成全它的心愿而抛下时，一阵风使生命的轨迹偏离了方向。从此，它在河岸的阴面落地生根。那是哪一年呢？它自己也说不清。只记得那条河正处在少女时代，她腰肢袅娜，眸子清纯，遍身散发着艾蒿、芦苇的体香。而眼下，那河床臃肿不堪，河水异常的浑浊。出现在它的视野里的，尽是一些陌生而年轻的外来物种。它与那些年轻的物种缺乏共同语言，而与它年纪相仿的树种却寥寥无几。

也许它想会会对岸老迈却心仪已久的乌桕树，坐到一起说说地唠唠天，回忆回忆那时的河，那时的天空。可它与乌桕一直保持几乎永恒的距离。当年那颗哑弹砸中它时，它本该死去的。就是那个微不足道的心愿，才促使它活过来的吗？也许根本就不是这些。它只是想到河边照照自己的容颜。看看自己真的到老得没人愿意跟它说话的境地了吗？

它的身体也慢慢地向对岸倾斜着。水面上罩出一片稀松的影，像是一个耳背的老人，在专注着倾听另一个老人说话。

也许是怕不小心会掉到河里，更是因为我们已过了爬树、打弹弓的年龄。从此，再也不见谁尺蠖似的往树上爬了。只见到了蚕豆登场的初夏，蝉扒开封土出来，顺着树干攀援，唱一个炎热的季节。久而久之，桕树干上生出苔藓了。春来，爬山虎藤攀附上一层厚厚的鳞甲；秋去，一种叫“麻雀棺材”的藤蔓植物，在它的半腰结实吐絮。它真的越发显得龙钟邋遢了。

横亘在它面前的那条命运的河，也渐渐地淤塞了。没有农夫罾河泥，就再也不能承载过往的运粮船只，再也不能牵动一个个渔舟唱晚的黄昏了。

那时，我已相信：树，是会走动的。只是走动得极其缓慢，缓慢得像小时候等过年一样。到我想跟爷爷说，那棵桕树果真会走动时，爷爷已去世了好多年，骨灰也早已埋在河的对岸了。

在一个台风过后的早晨，村里人忽然发现，那棵桕树已悄然倒下。那粗大的根系，像非洲塞伦盖提草原上，早已绝迹的猛犸象的骨架。那主根系间，居然还夹着当年那颗锈蚀的哑弹。那些根系把弹体缠得死死的，扳也扳不开。但此时已几乎没有人能说出那颗哑弹的来历了。

那桕树倒下后，人们才发觉它的高大。高大得能够横架到河的另一边，成一座独木桥。借此，叫春的猫们踩着桕树的躯干，走捷径去幽会；黑鱼在桕树的阴影里消夏。

不管梅雨怎么煽情似的撩拨，楝树再也没有力气发芽了。

只是到夜晚，鸟儿在飞越这片天空时，会冷不丁地掉下来。老人说，那树没有死，它的魂还矗立在那里，鸟儿是撞上它了。而我想，那一定是本地的一些留鸟，习惯以为那树还站在那里，于是凭空落脚，不意踩空掉落下来。就像上课时老师喊起立，有调皮鬼抽去你屁股下的凳子，致使你坐空一般。

村里人都说，那是方圆几十里仅存的最后一棵老树，如今它真的死了。可我觉得，它并没有死。因为它拱起的脊背挣扎出一种想站起来的精神。躯干上面长出了许多苍耳，披着网状外衣的竹荪，五颜六色的蕈蘑与香蕈。那是它梦想撑起的一个童话世界。它还活着，生命对于它，只是转换了一种存在的形式而已。

那棵楝树，用漫长的一生，就走了这么一段距离。就像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浓缩到历史书上，也就短短的几行一样。

发表于2013年第10期《朔方》



五月的乡村，应该是蛙声一片的时候。在这个季节的夜晚，每每枯坐于窗前，晚风送来热闹的蛙鸣，时如管弦，时如更鼓。不禁使人联想起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诗句。那蛙鸣，一阵阵一声声，带着对生活的憧憬，流淌在童话般的星光里，印在乡村少年的心坎上。

而近些年，虽依然生活在市郊，但难得听到蛙声，所多的是汽车轮子的轰鸣声，和远处都市的喧闹声；偶或听得几声蛙鸣，却是那样的寂寥，不成气候；河道港汊间，也少有一簇簇的小蝌蚪。

这倒使我记起小时候的情景了。

每当春雨初晴，我们背着箩筐，去河边割草，常常被漂浮于水面的银色带子所迷惑：那多像夏夜银河里的星星呵！又多像飘在蓝天的风箏呵！回家曾问过奶奶，说是青蛙妈妈产的卵，会孵蛙宝宝的。于是，放学后，我们三五结伴，扔了书包去僻静的小河边观察。发现那银色的带子是缠着水草或芦苇丛的，青蛙妈妈是很细心的，唯恐自己的儿女被水流冲走。再细看，那乳白色的带子上，有芝麻般的小黑点，排列得很均匀，像串串无尽的省略号。那是未出世的小青蛙的眼睛吗？不然，为什么像在注视我们呢？几天后，那省略号就变成无数的逗号，就像乐谱上跳荡的音符——那不正是生命的音符吗？我们正为那神奇的变化纳闷呢！曾几回回误了割青草，挨大人的责备。待我们再记起它们的时候，那银带再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江满江的小蝌蚪。它们一会儿排成长龙，蠕动着，似乎玩着老鹰抓小鸡；一会儿簇成一团，挤兑着，似乎在玩过家家。它们在碧水青草间从流漂荡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。而我们却正为未见这梦幻般的蜕变而怅惘呢！

大约两个星期过去后，这些小蝌蚪长出了胳膊与腿，在戏耍中不知不觉地告别了童年的摇篮，在父母亲充满鼓舞的爱的歌声里，与童年的小伙伴挥别，去闯荡陌生的生活。春水像一个朴实的保姆，默默地把它送得很远很远。生命的考验正等着它们。

在油菜花与紫云英烂漫的日子里，田垄间、机耕道上，到处都是它们幼小的身影。它们坚韧地跳跃着、爬着。拖拉机开过去了，牛踩过来了；鸡鸭们正寻找它们鼓腹。道路上从此留下许许多多它们夭折的生

命。但它们依然那样义无反顾地爬着，朝着心中梦想，朝着广阔的田野爬去……

等到下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它们就用嘹亮的歌喉，在小河边，在田垄间的绿荫里歌唱了。

啊！那令人遐思的蛙声，唱出一个璀璨的丰收年！

酽酽的阳光里，随风飘来一两声耕者悠长的吆喝声，和清脆的鞭声。那汗水顺着耕者的泥腿、耕牛的脊背流下来，流下来，流下来又一声不吭地跌进水田里。青蛙，你都看到了。于是你就像田边的乐队，奏上一曲，给辛劳的人们解乏鼓劲。

这时，那些耕者，会直了直累弯的腰，看看烈烈的太阳说：蛙在叫了，歇下来吸支烟吧！

每到萤火明灭的夏夜，辛苦了一天的农民都回家了。那正是蛙们显身手的时候，它们就像忠实的老农，在田间巡逻，吃昆虫护庄稼。同时组成一个庞大的乐队，在满天的星光里，演奏灿烂的交响曲。在这交响曲的旋律中，油菜在悄悄地鼓荚，麦子在欢畅地扬花。而农民的梦，就像新碾的面蒸的馒头，那样的甜，那样的香……

那是用生命唱响的旋律。青蛙是应该用自己的声音歌唱的，它们从一个个小小的音符，蜕变成一只只青蛙，这期间历尽了磨难，然而它们还是那样的乐观，歌声中没有一丝的忧伤与颓唐。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？我想，只要你热爱生命，热爱生活，那你一定会热爱这歌声的。

前些日子，偶尔翻到一幅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的漫画，看后心情沉重。小蝌蚪却是在人类的餐桌上，找到不再唱歌的妈妈的呀！

我想，假如没有蛙声，那夜该是多么的寂寞啊。还会有农民的梦吗？还会有孩子们的笑吗？还会有谁吟诵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诗句呢？

2009年4月26日于竹喧居

塘鳢鱼，奉贤西乡俗称“花花鱼”，东乡则称“豪鲋”。形似“笋壳鱼”而小，不满一拃，重仅一两许。体肤呈棕褐色。头大而稍扁，鳍似葵扇，腹部鳞有刺扎手，毛毛然。

塘鳢鱼肉质嫩肥，口感鲜美，为常人所喜爱。这也许与它的懒散，不善游有关。人们很少能看到一条游动的塘鳢鱼。虽游则两三度，即伏于泥藻间，作观望状。

每年四五月，田野里油菜花蜡黄的日子，春江水暖。塘鳢鱼躲在瓦砾、石缝或人们洗菜淘米的水桥石间，吞袭小鱼小虾鼓腹。在这万物繁殖的季节，河道的蒹草间鲤鱼、鲫鱼打祭（交配）的声响，激起塘鳢鱼沉睡的欲望。不过塘鳢鱼要文雅、绅士得多，不作无谓的打斗。只有公鱼鼓起腮帮“咕咕”地唱情歌，吸引雌鱼与其结秦晋之好。

巫山云雨过后，雌塘鳢鱼将鱼卵产在水桥石的下面或侧畔，当然瓦砾堆里也有，只是不易发现。那鱼卵是粘附在砖瓦上面的，不会被水流冲走。一条雌塘鳢鱼，一次产出巴掌大一片卵。产完卵后的雌鱼，则万事大吉，它比雄鱼要潇洒得多，独个参加跳舞、喝茶等社交去了（如果鱼类也有舞厅、茶馆的话）。看管鱼卵则是雄塘鳢鱼的事了。这雄鱼一点没有大男子主义。不像人类和大多的哺乳动物，幼崽都由母亲照拂，雄的却优哉游哉，翘着腿得意地喝烧酒，闹不准还红杏出墙。而雄塘鳢鱼则不然，在余下的两周内，竭尽父亲的责任，寸步不离地看护着未出世的后代。若卵产在两块水桥石的缝隙间，你能看到它伏在卵上，一动不动，只有一对鳍在微微喻动着。好像在给未出世的儿女打葵扇。

雄塘鳢鱼也是护犊子脾性。此时，若有小鱼小虾不留神靠近，它就猛一摆尾，凶悍出击。但也只冲出尺许，旋即回来。人们摸准了它的脾气，于是撸起袖管，探入水桥石四周或下方捕捉。塘鳢鱼一见巴掌，庞然大物也。为了下一代的安全，它敢于亮剑。一口咬住探入的手指，紧紧不放。即使被拎出水面，也绝不松口。直到放入盛水的脸盆内才罢休，但为时晚矣！一个人如果摸三五口水桥石下来，少说也有一二十条塘鳢鱼。

如果塘鳢鱼在水下的瓦砾砖石堆里，伸手够不着，小孩子就用钓的方法。这也很方便，钓钩上根本不用鱼饵，就像钓龙虾，放下钩线，在那